

花类药在调节脾胃气机升降中的应用

王光铭^{*}, 陈昱倩, 刘万里

(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,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 179 号, 210014)

摘要 花类药气味芬芳、药效平和, 多为轻灵活泼、药性流通之品, 治疗脾胃病尤其是调节脾胃气机升降甚是恰当, 具体临床应用如以葛花、旋覆花升清降浊, 以扁豆花、厚朴花化湿和胃, 以玫瑰花、绿萼梅疏肝行气, 以蒲公英、合欢花清解郁热。

关键词 脾胃病; 花类药; 气机升降; 中医药疗法

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, 正如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所云“故非出入, 无以生、长、壮、老、已; 非升降, 则无以生、长、化、收、藏。是以升降出入, 无器不有”^{[1] 626}。脾胃属中焦, 脾主升清, 胃主降浊, 是调节气机升降的枢纽。脾胃病患者常有气机升降失常、脾胃升降清浊不利的问题, 即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所云“清气在下, 则生飧泄, 浊气在上, 则生腹胀”^{[1] 47}。因此, 调节脾胃气机升降使脾胃升降有权, 是脾胃病治疗的关键一法; 而花类药在调理脾胃气机方面不仅疗效显著, 而且药性平和, 是为治疗此证的良药, 兹述如下。

1 花类药调节脾胃气机升降的理论依据

脾主升, 以运为健, 喜燥恶湿; 胃主降, 以通为补, 喜湿恶燥, 二者一喜甘温刚燥, 一喜甘凉濡润, 用药调治, 需注重升降、寒热、润燥兼顾平衡^[2]。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所概括的“中焦如沤”和《温病条辨》提出的“治中焦如衡, 非平不安”的治疗原则, 都是以脾胃是“升降之枢”为其主要的理论依据。治中焦如衡的关键之法就在于气的平衡, 即使脾的升清和胃的降浊维持平衡, 如此气机才能畅达、升降才能有序, 而寒热、润燥才能相应地发挥作用, 达到平衡的状态。关于脾胃气机升降有序需要指出的是肝与肺的作用, 首先是肝主疏泄, 是调节脾胃升降功能的枢纽, 肝气不疏是导致脾胃升降功能异常的重要因素; 其次是肺的作用, 肺主肃降, 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曰“诸气膈郁,

皆属于肺”^{[1] 798}, 故认为肃降肺气有利于胃气的通降, 恢复脾胃升降有权。

脾胃属娇脏, 不耐苦寒、辛热, 脾胃病患者多在脾胃虚弱的基础上兼挟湿热、气滞、血瘀等病理改变, 而对此类患者使用清热祛湿、理气解郁、活血化瘀等中药时可能产生苦寒败胃、燥湿伤阴、动血破血等副作用。而花类药药效平和, 多为轻灵活泼、药性流通之品, 对于调节脾胃气机升降甚是恰当。如《本草便读》认为, “凡花皆散”, 为疏肝解郁的佳品。《本草正义》则对玫瑰花做了详尽的描述, 认为其“香气最浓, 清而不浊, 和而不猛, 柔肝醒脾, 流气活血, 宣通壅滞而绝无辛温刚燥之弊。断推气分药之中最有捷效而最为驯良者, 芳香诸品, 殆无其匹”^[3]。正是因为花类药气味芬芳、药性流通, 故在治疗脾胃病尤其是调节气机升降方面成为佳品。

2 花类药在调节脾胃气机升降中的具体应用

花类药调节脾胃气机升降的作用可分为四法, 即升清降浊、化湿和胃、疏肝行气、清解郁热。

2.1 升清降浊

脾胃气机升降有序首先即是要脾的升清、胃的降浊平衡, 具有此法的药物主要有葛花和旋覆花。葛花, 《滇南本草》曰“治头晕, 憎寒, 壮热, 解酒醒脾, 酒痢, 饮食不思, 胸膈饱胀, 发呃, 呕吐酸痰, 酒毒伤胃, 吐血, 呕血, 消热”^[4]; 《本草纲目》曰“治肠风下血”。李杲亦在葛花解醒汤中提到, “外解肌肉, 内清阳明, 令上下内外, 分消其患, 使胃中秽为芳变, 浊为清化, 泰然和矣”。故葛花不仅有解酒毒之功, 更具醒脾和胃之

^{*} 通讯作者: wgm840906@163.com, 15951894547

效，升发脾之清阳，清化胃之秽浊。旋覆花，《本经逢原》曰“开胃气，止呕逆，除噫气”^[4]；《本草新编》曰“去心满、噫气、痞坚，消胸结痰涎”^[5]。正是旋覆花降气以除胸膈痞满，降逆止呕以消噫气呕吐，故历代医家用之颇多，如张仲景治伤寒汗下后心下痞坚、噫气不除之旋覆代赭汤，且旋覆花兼有降肺气的作用，而肺气的肃降亦有利于胃气的通降，正所谓“诸花皆升，旋覆独降”。葛花、旋覆花可合用于脾胃病治疗方中，以其二者升降清浊之法调节脾胃气机升降，恢复“中焦如沅”之性。

2.2 化湿和胃

由于湿邪易阻遏气机，且重浊黏滞，脾胃最易被湿所困，导致气机不利，升降失常，在上表现为胸闷脘痞、恶心呕吐，在下表现为大便溏泻、下痢脓血。而花类药气味芳香，具有疏通气机、宣化湿浊、消胀除痞等功效，其中的代表药物为白扁豆花和厚朴花。白扁豆花，《本草便读》曰“扁豆花赤者入血分而宣瘀，白者入气分而行气，凡花皆散，故可消暑散邪，以治夏月泄痢等证也”^[6]；《四川中药志》曰其“和胃健脾，清热除湿”。故对于夏月湿邪困脾，脾胃升降不利导致的暑湿吐泻，白扁豆花可以健脾化湿以和胃，且无温燥助热伤津之弊。厚朴花，性味苦温，善于理气宽中、芳香化湿，功似厚朴而力缓，治疗脾胃湿阻气滞、气机升降不利导致的胸腹胀满疼痛疗效显著。

2.3 疏肝行气

肝的疏泄功能是否正常，对于气的升降出入之间的平衡协调，尤其是脾的升清与胃的降浊之间的平衡起着重要调节作用。肝失疏泄，一则影响脾的升清，在上则为眩晕，在下则为飧泄；二则影响胃的降浊，在上则为呃逆暖气，在中则为脘腹胀满疼痛，在下则为便秘。花类药中不乏有疏肝行气之品，如玫瑰花和绿萼梅，二者不仅芳香疏泄具疏肝行气之效，治疗肝胃气痛，而且有悦脾和胃之功，治疗呕恶食少。二者疏肝行气，调理脾胃气机，增强脾胃运化，且药性和而不猛，宣通滞涩而无辛温刚燥之弊，故对于老年患者或者是脾胃虚弱者较为适合。

2.4 清解郁热

中焦脾胃多气多血，不耐寒热，易为邪所侵，尤其是肝郁之后可化热化火，亦有肝郁同时兼挟火热之邪，犯脾之后导致脾胃郁热，运化失常，气机升降不利，表现为胃中灼热、口苦、虚烦不眠、抑

郁不舒。此时用蒲公英、合欢花等花类药，可以达到清解郁热之效。蒲公英，《本草衍义补遗》曰：“属土，味甘，解食毒，散滞气，可入阳明太阴经”；《雷公炮制药性解》曰“蒲公英，味苦甘，性寒，无毒，入脾、胃二经，化热毒”^[7]。故蒲公英泻胃热、清湿热，又不损脾土，兼有疏郁之效，肝郁而热者宜用也。合欢花解郁理气安神，不仅擅疗脾胃郁热蕴结导致的气机失常、升降不利所表现出的郁结胸闷之疾，而且亦治虚烦不眠、健忘多梦之症。《四川中药志》言其“能合心志，开胃理气，解郁，治心虚失眠”。故蒲公英、合欢花二者确系治疗脾胃郁热所致气机不能畅达、升降不能有权的良药。

3 病案举例

患者，女，48岁，2011年5月10日因“上腹部不适2年，加重1个月”就诊。患者2年来间断性出现上腹部不适，胀闷不舒，纳食欠香，食后自觉胀甚，在当地医院行胃镜检查示：慢性浅表性胃炎，予以口服莫沙必利、达喜等药物治疗。近1个月来上腹部不适症状加重，伴情绪抑郁，恶心呕吐时作，胃内嘈杂伴灼热感，大便稀溏，夜寐欠安，舌淡红，苔白腻、中间罩黄，脉弦滑。中医诊断为痞满；系脾运不健，湿蕴中焦，气机不畅，升降失调；治以运脾和胃，行气化湿，佐以解郁安神。处方：法半夏10g，陈皮10g，茯苓15g，厚朴花10g，白扁豆花10g，绿萼梅10g，醋香附6g，蒲公英15g，合欢花10g，旋覆花10g，赭石15g，炒谷芽20g，炒麦芽20g。14剂，水煎服，每日1剂。5月23日二诊：上腹胀闷、胃内嘈杂灼热感均较前好转，无恶心呕吐，纳食增加。然仍有大便稀溏，夜寐欠安，舌淡红、苔白略腻，脉弦滑。原方去旋覆花、赭石、蒲公英、厚朴花，加炒薏苡仁15g、山药20g、酸枣仁10g、茯神15g。服用14剂后诸症基本消失。

按：本案为一痞满患者，初诊时脾失健运，湿蕴中焦，导致气机升降失常为其病机关键，予以二陈汤、白扁豆花、厚朴花健脾化湿，旋覆花、赭石降逆和胃，绿萼梅、香附、蒲公英、合欢花理气解郁安神，佐以炒谷芽、麦芽消食和胃。二诊时患者大便稀溏、夜寐欠安仍有，故加炒薏苡仁、山药补脾化湿以止泻；加酸枣仁、茯神宁心安神以助眠，且香附与茯神合用乃治疗失眠的古方交感丹，用于

(下转第180页)

用宜“覆取微汗”。

3.3 和解清透法

即小柴胡汤加石膏法：适于少阳证偏阳明里热者。虽然《伤寒论》未载此法，但少阳偏阳明里热证临床并非少见，故小柴胡加石膏法应用颇多，小柴胡汤证若见发热渴饮即可加石膏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载石膏主“中风寒热”，历代本草著作多述石膏有“解肌发汗”之功。张锡纯善用石膏，曰“石膏性善发汗”“重用石膏以发汗，非仅愚一人之实验也”^[8]。吴鞠通称白虎汤为“辛凉重剂”，可知石膏不独性寒清热泻火，且味辛发散，证之临床，服小柴胡汤加石膏常有汗出。

4 病案举例

病案 1：患者，女，30 岁，2009 年 10 月 21 日初诊。发热 2 日，妊娠近 9 个月，偶感风寒，寒热往来，口干苦，不欲饮食，恶心，胸胁满闷，舌苔薄黄，脉弦细滑数。体温 38.6℃。辨证属少阳发热，予小柴胡汤和解取汗。处方：北柴胡 12 g，黄芩 10 g，清半夏 10 g，西洋参 10 g，生姜 3 片，大枣 5 枚，炙甘草 10 g，1 剂温服。二诊：2009 年 10 月 22 日。药后汗未出，热未退反升。微感头身痛，口不渴，上方加桂枝 10 g，嘱温服，并覆取微汗。第 2 日来电，言药后汗出，当夜热退。

按：患者少阳证俱备，故施以小柴胡汤，初诊虑其妊娠期，故柴胡仅用常量，这可能是药后不汗出的原因。汗不出则热不退，二诊加桂枝，又嘱覆被，终汗出热退。

病案 2：患者，男，30 岁，2013 年 1 月 31 日初诊。发热 10 余日。自诉正值流行性感期间，一日突感发热，西医予退热药及注射、口服抗生素 10 日无效。症见：身寒热，上午轻、午后重，无

汗，头痛，咽干口渴，纳少，疲劳，脉弦细数，苔微黄，体温 39℃。辨证为少阳阳明合病，予小柴胡汤加石膏。处方：北柴胡 20 g，黄芩 10 g，清半夏 10 g，西洋参 10 g，石膏 30 g，大枣 10 g，炙甘草 10 g。予配方颗粒剂两剂，嘱覆取微汗。二诊：2013 年 2 月 3 日。服上药两剂即汗出热退。现症：咽痛，身畏寒乏力，舌苔薄白腻，脉细。辨为少阴咽痛，予麻黄附子细辛汤合半夏散，处方：麻黄 5 g，炮附片 10 g，细辛 5 g，清半夏 10 g，桂枝 10 g，桔梗 10 g，甘草 5 g，板蓝根 20 g。配方颗粒剂 3 剂。3 日后复电告知痊愈。

按：患者发热 10 日，急诊予抗生素不效，初诊即现少阳兼阳明证，予小柴胡汤加石膏，重用柴胡，并嘱取微汗，终汗出热退。后咽痛，畏寒乏力，苔白脉细，以少阴咽痛论治，辨证无误，终取桴鼓之效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中国中医研究院, 广州中医药大学. 中医大辞典 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6: 486.
- [2] 柯韵伯. 伤寒来苏集 [M]. 上海: 上海卫生出版社, 1956.
- [3] 成无己. 伤寒明理论 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59: 58.
- [4] 王焘. 外台秘要方 [M]. 台北: 新文丰出版社, 1987: 422.
- [5] 刘完素. 素问玄机原病式 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56: 11.
- [6] 曹颖甫. 曹氏伤寒金匱发微合刊 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1990.
- [7] 王旺, 杨学. 柴胡量效规律探讨 [J].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10, 34(6): 807-809.
- [8] 张锡纯. 医学衷中参西录 [M]. 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 1974: 437.

(收稿日期: 2014-05-19; 修回日期: 2014-07-07)

编辑: 黄 健

(上接第 177 页)

此处甚为合拍。此案辨证准确, 药证相符, 自然效如桴鼓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南京中医药大学. 黄帝内经素问译释 [M]. 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09.
- [2] 范道长, 刘坤. 徐贵成运用花类药治疗脾胃病经验 [J]. 中医杂志, 2008, 49(5): 405.
- [3] 张山雷. 本草正义 [M]. 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3: 240.
- [4] 兰茂. 滇南本草 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13:

71.

- [5] 张璐. 本经逢原 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: 70.
- [6] 陈士铎. 本草新编 [M]. 太原: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1: 142.
- [7] 张秉成. 本草便读 [M]. 北京: 学苑出版社, 2010: 184.
- [8] 李中梓. 雷公炮制药性解 [M]. 北京: 人民军医出版社, 2013: 105.

(收稿日期: 2014-03-17; 修回日期: 2014-09-29)

编辑: 黄 健